



# 首登 古佛山

□王雨

作者和许大立(右)▶



七月,阳光甚好,白色轿车沿山乡公路向荣昌区清升镇的古佛山驶去,驾车的邹鹏说,这里常年瓜果飘香,盛产茶叶、樱桃、枇杷、桃李,有“渝西茗茶之乡”的美誉。

眼前一山,似一条横卧的巨蟒,迤逦欲腾,满目苍翠。

“冰糕,冰糕……”突闻叫卖声。

寻声音看,是从我们轿车右边一辆黑色轿车里传出来的,很觉新奇。想到我的短篇小说《十八梯》里写的:“葛哑巴背了冰糕箱叽里呱啦叫卖。冰糕箱是草绿色的,有青色的鸟儿图案,背起很吃力,冰糕箱却给买者以清凉感。‘冰糕,冰糕,青鸟牌冰糕,香蕉橘子牛奶豆沙冰糕呢冰糕,冰糕凉快……’我跟着他帮他唱歌般吆喝叫卖。”那是早先重庆人爬坡上坎汗流浹背叫卖冰糕的情景,而此时此刻,卖冰糕者是开着小车在乡间沿途叫卖的。坐副驾驶室的许大立笑说,能够赚到钱?无利不起早,除去汽油费,定是有钱赚的,我想。

山乡在变,我没有想到的巨变。

刚从合肥参加完中国超声医师年会回渝的我,接到许大立友的电话,约我一起去古佛山,我欣然答应。我知道,接受“万灵山旅游公司”管理古佛山“瑞尔·泮山云栖

酒店”任务的彭晶、邹鹏先生,已经在店里摆放了武辉夏的鹤画,摆放了许大立和我的小说书,可见这两位管理人的文化情怀,得去一睹为快。

不长的一条美丽的乡村小街,“古佛山村史馆”醒目,早先十分贫困的山村如今旧貌换新颜。“瑞尔·泮山云栖酒店”就坐落在村史馆的对面,中西式建筑古朴典雅,天井、草坪、茶屋、会议室齐备,宽展的半圆形观景台可一览草木葳蕤的山乡风景。看见一方碧潭,名曰玄武湖,湖之所处的地层为侏罗纪红层,有山泉水流入,湖周植被葱郁,松竹尤多。店内的“海棠树屋”内,果然有我题字“画鹤人”的武辉夏的鹤画,有我和大立的书籍,挂了我俩“导读人”的宣传匾牌。我心真爽,相信这里会有更多作家诗人的书籍、书法家的字画的。也遗憾辉夏去宁波潘天寿艺术学院讲学未能同来。

彭晶说,古佛山的春景安逸,“放牛娃娃不要夸,古佛山上冻洞花”,这首民谣说得形象,漫山遍野的洞子花开了,远看如皑皑白雪,近看似村姑踮脚。

来到了古佛山,总得要登上主峰,有陡峭的栈道可以攀爬,却是需要时间,因我们当天要返回重庆,便驱车

上山。弯拐的山乡公路穿越川渝,一会儿是四川泸县,一会儿是重庆荣昌,川渝一家亲呢!汽车在仅能行驶一辆车的山道上爬行,有高大茂密的竹林树林跟随,空气特好。汽车未能登顶,一条不宽的彩色栈道通向主峰,走得气喘,凌空一座三层高塔迎接我们。此乃荣昌城南第一峰,与四川的泸县、隆昌交界。因其从上到下岩层分明,又名“三层岩”,这里的海拔711.30米,负氧离子含量12000/立方米。登上塔顶远眺,三县风光尽收眼底。古塔四围尽皆茶树,一片郁绿,茶香四溢。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农,生津止渴,提神醒脑。”我曾对辉夏说。辉夏笑曰:“茶饮不可少,酒肉不可多,没得脚的(可多)。”我纳闷:“没得脚的?”“鱼儿就没得脚啊。”辉夏呵呵笑。此时的我盛笑,满目的茶树令人心醉!

同行的有重庆市作协书记、副主席何浩,组联部二调杨晓林和办公室副主任徐培鸿,他们是来调研如何打造山乡文创基地的。如此美妙的山乡风光加上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散文的文学滋润,将会更具风采,将会丰富山村乡民的文化生活。徐培鸿要出诗集了,希望大立评一下,大立乘兴答应,他的评论写得好。我笑说,古佛山之约啊!

踏上老林伴随的彩色栈道下山,方知这栈道今年春季举办过“2023成渝双城古佛山·道林沟栈道越野赛”,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余名越野爱好者参与,盛况空前。荣昌自古是川渝两地的交通要道,重庆市古佛山景区与四川省泸州道林沟景区山水相连,乃川渝经济、文化、旅游的黄金点。

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跨越川渝的古佛山的开发利用是大好的事情。

经济离不开文化,文化促进经济繁荣,山乡经济、文化的发展有如鹤之展翅,将会飞高飞远,宏图大展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副主席)

## 守护家园

□李晓

天,雾蒙蒙的。

这天,是我妈搬家的日子,说了好久的雨,还是没落下来。

老衣柜、檀木箱子、泡菜坛子、旧棉絮、生锈的镰刀……这些老屋子里的老家当,都被我妈收拾打包后搬到了一辆小货车上。

严重超载的小货车发动了,摇摇晃晃行驶在盘山路上,车轮碾动着枯枝败叶和路上小石头发出的声音,让人忍不住想磨牙。开车的司机是我的表弟,他从驾驶台前后视镜里看到了一条“汪汪汪”叫着奔跑的狗。表弟猛踩油门,货车发飙一般加速行驶。

“停车,停车,我在喊你停车呀!”我妈在车里听到了狗的叫唤,她一把抓住表弟的衣袖,呵斥他停车。我妈从货车上下来,拍打着衣衫,朝那追着的狗迎去,蹲下身,一把搂住狗,狗“呜呜呜”叫着,像是在哭的声音。

这是那年初夏,我妈从老家山梁上长满了青苔的老房子里,搬到城里来居住。我家养了10多年的大黄狗,一路追着我妈。我下了车,看见我妈摸着大黄狗的头喃喃着:“毛子,我去城里先看看,有合适的地块儿,我就来接你。”

我妈来城里后,一直心事重重,这条被我妈唤作“毛子”的大黄狗,也被寄养在三姑家,郁郁寡欢,不到一年它就死去了,死因不详。我妈得知消息后,偷偷回去了一次,在埋着大黄狗的土堆前,伤心地哭了好久。

我妈在乡下养着这条狗,我进城工作以后,它忠实地陪伴着她,抵抗着日子里的寂寞。有一年是农历狗年,妈还买来一个红肚兜,穿在狗肚子上,我们从城里回到乡下的家,大黄狗在风中欢快奔跑着,胸前飘动的红肚兜如火苗般喜庆,它在前面引路,带着我们回到大山褶皱里的老家。老房子静静伫立在那里,如山中打的一个旧补丁。老房子里,有我妈一年四季的守候,有熊熊燃烧柴火灶里最家常的饭菜,在静静等待着我们回家团聚。我爸那时已退休在城里居住,他喜欢城里的商场、电影院,还有机关里退休同事的相聚。我妈喜欢山里清新的空气,井水的甘甜,大树里鸟的叫唤,庄稼地里起伏的绿浪。我爸和我妈,就这样在城里马路与老家的山梁间偶尔“探亲”往返,但有一件事,让我爸彻底地感到了羞辱。我爸在城里一个老伙计,以为我爸是离了婚,

热心地给我爸做媒,还带来了一个肥胖的女人,说是有了旺夫相,准备把她介绍给我爸。我爸朝那人发火了,嚷嚷出声:

“你毁我晚节!”那人

悻悻而去。我

爸“探亲”回老家,每

逢看到我妈与狗亲热的

样子,一声声唤着“毛子”,我爸嫉妒得脸都有些扭曲变形了。有天我爸向我抱怨:“难道我和你妈几十年的老夫妻,我在她眼里,还不如一条狗吗?”我赶紧劝慰我妈:“妈,您得对我爸好点。”我妈扯开嗓子说:“那让你爸搬回老家来住!”

在我老家的大地上,在一户农家养的牲口里,一般都少不了一条狗,它们老老实实地守护在柴门篱笆前,成为看家的狗,成为一个家的象征。村子里有一个老单身汉,一辈子节衣缩食也要养着一条狗,村子里的人都叫他“狗人”。“狗人”是个侏儒,从高坡上望去,他一步一步走路像是匍匐在大地上蠕动着。我有次回老家,“狗人”正患肺病,他和那只如披着破棉絮杂毛的黑狗蹲在柏树下喘着气,狗也吐出舌头,仿佛是在陪同“狗人”喘息着。我摸出50块钱给他,只见他对我倾斜着身体缓缓走近,用虚脱一般的声音叫出声:“谢谢,贵人!”“狗人”在67岁那年死了,在家的村人、进城的乡人,筹钱在村子里的黄葛树下给他办了一个体面的葬礼,在那场葬礼上,很久没有回去的一些乡人聚集了,相互感慨不已,彼此留了电话,说是回城后要联系。但回城以后,这些留下的电话号码几乎没有再次想拨出去的冲动了。在“狗人”死去一年后,那只黑狗也死了,被善良的村人埋在“狗人”的土坟边。

每逢村子里一只狗的死去,和人的离世一样,那个小地方的空气就要重新被分配一次,当然,还有人心里空落。有次我回村,看见一个狗主人家的老汉,他皮囊耷拉,颧骨高耸,眼窝深陷。老汉伤心地告诉我,自从狗死以后,他的饭量大减了。

而今我偶尔回到老家,山野寂静,走在山道上,恍惚中以为自己还是外星人落地。有次留宿老家,半夜里被一阵狗叫声惊醒,披衣起床到院坝,夜雾浓重,一时分辨不出狗叫声从哪里传来。但我明白,大地苍茫中,一同守护着这个叫作故乡的村庄,还有这样忠诚的狗。

在异地城市,一个文友把自己的网名叫做“土狗”,每当文友们这样叫起他的网名,他就感到内心的舒坦与温暖。文友的老家也在乡下,他对土狗的感情,连同对那一片故土的凝望,一直默默地埋在心里。

(作者系万州五桥街道干部)



### 陈显涪新书 《山城色彩奏鸣曲》问世

《山城色彩奏鸣曲》今年4月由陕西省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,这是一本散文诗集,由何军林作序,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大板块,一共97章,大部分公开发表过,最终编辑成书,新华书店和孔夫子旧书网上有售。

文/洗夫



### 我

□朱建龙

雨湿漉漉的  
我随风飘零  
脚不知所终

树的年轮清晰可见  
我距离死亡只差那么一点点  
我的灵魂安放在哪里

量子只是一个假想  
哪来那么多纠缠

幻镜中的你  
或许存在  
那个数年轮的我  
从未出现  
(作者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干部)